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快士傳 第五卷 走健卒誤拿差役 脫禁犯權借乞兒

詩曰：副車誤中己空還，換月移雲轉盼間。
算弄機關人莫測，只緣友誼重如山。

卻說董聞曉得徐世子將至，遣李能、孫用二人時常往河下探聽。忽一日，二人奔回稟復道：“世子爺的前站船已到河下，大船離此尚遠，還要過幾日才到。小人們方才倒打聽得一件奇事，特來報知。”董聞道：“有甚奇事？”李能道：“適見河下一隻船上，有許多公差，押著一個犯人，說是江西解來，要見都院的。那犯人不是別人，卻是前日在山東飯店裡與主人結拜的常老爺。”董聞失驚道：“不信有這些事。莫非面龐廝像，你們認錯了？”孫用道：“小人看得仔細，明明是他。正不知犯著何事，做了罪人。”董聞聽罷大驚，便叫李能、孫用隨著，身邊帶了些銀兩，也不及乘輿張蓋，只穿便服，騎著馬，飛往河下。李能、孫用指點到一隻船邊，果見一簇公差，押了一個鬍鬚漢子，正從船上起來，同往河頭一個酒店裡去。董聞看那漢子，果然是常奇。

看官，你道常奇為何犯罪到此？原來他的母舅，就是那江西舉人袁念先，前因家藏方孝孺文字，被列應星出首了，以致全家抄沒。常奇切齒痛恨，立心要為母舅報仇，一向未得其便。近日列應星同著公子列天緯欲回廣州故鄉，路徑江西，常奇乘此機會，懷著利刃，伏於水次，候其船到，就舟中把他父子的性命都結果了。正欲飛身上岸逃奔，不意被船纜絆腳，失足落水，當被地方拿獲，解到官府。常奇一口招承為母舅報仇。官府錄了口詞，因詢知被殺的列家父子從河南來，有家屬在開封府，為此把常奇遞解到來，要聽候河南巡撫審問，擬罪抵命。正是：

慷慨殺人身不惜，報仇有志酬今日。
渭陽之誼何其隆，如此外甥真難得。

當下董聞見了常奇，吃驚不小，連忙下馬隨至酒店門前。眾公差押著常奇擁進店中，占一副座頭坐下。董聞等他們坐定，才走將入去，先與眾公差拱了手，然後與常奇相見，問道：“兄長，你為了何事，做了犯人，解到這裡來？”常奇把自己犯事之由說了一遍。董聞涕泣道：“兄長，你一向說有心事未完，原來為著這件心事。如今犯了罪，性命難保，為之奈何？”常奇拍著胸道：“賢弟休煩惱！我為家母舅報仇，死亦甘心。烈丈夫作事，只要泄卻胸中積恨，這顆頭顱何足惜哉！”董聞還要細談，這些眾公差卻不識董聞是何等人，便一起發話道：“這是殺人重犯，我們只等列家屍親一到，就要解進都老爺衙門去了。你這人只管在此兜搭些什麼？”董聞聽說，恐列家的人來，被他認得，不當穩便，遂與常奇作別，走出酒店。回頭看見那酒店招牌上寫著‘醉春館’三字。董聞在酒店左右走來走去，卻急切沒做道理救他處。又想：“他若解了撫台，發入獄中拘禁，一發難做手腳了。必于此刻設法救得他方妙。”沉吟了一回，忽然心生一計，走到河下，看那徐世子的前站船都泊著，船上人紛紛的上岸行走，卻沒有一個認得的。少頃，只見兩個軍牢打扮的人，倒從岸上走來，將近河下。一個立住了腳，對那一個道：“老王，你先上船去，我還要到那邊舖子裡買件東西哩。”那姓王的應了一聲，自望泊船之處而走，董聞等他走過了，趕將上去叫道：“王哥，多時不相會了。”那人回頭看了董聞一看，說道：“尊兄高姓？”董聞扯個謊道：“在下姓張，向年在京中，曾與王哥會過，怎就忘了？”那人道：“在下一時失記。”董聞道：“閑話且休說。今有一事要相煩，乞借一步說話。”便急急引那人到一個僻靜小巷裡，懷中取出白銀十兩奉送，說道：“有個敝友，被人扳害，現今眾公差押著，在前面酒店裡吃酒。只要求你同幾個伙伴趕到那裡，見了他，只說他欠了徐府的銀子，將他搶到船上，脫了公差的拘押，在下就來接他去，再把十兩銀子相謝。”那人既接了現銀，又貪了後酬，便欣然道：“這事容易。只要說明你那貴友怎生模樣，我們好認著搶他。”董聞道：“是個長大鬍子，江西人口聲，最易廝認。那酒店叫做‘醉春館’，有招牌為記。事不宜遲相煩尊駕就去。”那人連聲應諾，飛也似去了。董聞便到左近一個酒樓上坐下，等候消息。

沒半個時辰，只聽得樓下一片聲喧嚷。董聞在樓窗裡張時，見那姓王的同著五六個軍漢，搶一個鬍子過去。董聞看得明白，只叫得苦：原來那鬍子不是常奇，那姓王的搶錯了。你道怎生搶錯？只因此時常奇要去解手，兩個公差監押他到坑廁上去了，不在酒店中。那眾公差裡邊也有一個鬍子在內，卻正同伙伴们坐著吃酒。姓王的不知就裡，見了鬍子便拿。那公差開口辯時，卻又是江西人聲口。姓王的一發認定了，把那公差假意打了兩掌，罵道：“你這廝好大膽，欠了我們國公府裡的銀子，卻躲在這裡。”不由分說，押了便走。那公差叫起屈來，眾伙伴見是徐府船上人，不敢攔阻，被那姓王的同眾軍漢直扭到船上，那公差叫苦不迭。姓王的對他說道：“你休著忙，我不是來拿你的，是來救你的。你有個相知，說你被公差拘押在酒店裡，央我們搶你出來，還許我十兩銀子相謝哩。”那公差道：“這那裡說起？我便是押解犯人的公差，你認錯了。你若不信，現有腰牌與官票在此。”姓王的看了他的牌票，方知是一時拿錯，便也不管什麼，把那公差推在岸上，自撐開船兒去了。那公差脫身奔回，正遇同伴們來看他，因備言其故。眾人失驚道：“原來是搶常鬍子的。早是不曾被搶去。若搶了去，卻不是我們晦氣？如今快些把他解了官，脫了干係罷！”正說間，恰好常奇解了手，同著監押公差來了，列家的家屬也到了。於是眾人把常奇上了鎖鈕，一哄的入城，解到撫院衙門。撫院看了來文，公差又稟說常奇有黨羽要設計搶劫他。撫院一面出回文發放公差回去，一面將常奇批發開封府收監，聽候本院示期親審。仰該獄官嚴加拘禁，不許閑人來探視。又傳諭各營武官說：“獄中有重犯，務須不時防緝，毋得怠玩。”正是：

欲為出籠鳥，翻作陷網禽。
弄巧偏成拙，良朋枉用心。

不說常奇被禁。且說董聞見搶錯了鬍子，料道事體弄拙，一時沒奈何，只得且坐在酒樓中，教李能、孫用去打聽。不一時來回報說：“徐府的船已撐開，眾公差已解犯人進城去了。”董聞即上馬入城，探聽官府如何發落，卻聞得撫台已將常奇發府監禁，防範甚嚴。因他一個人進獄中，獄門倍加嚴緊，連別個犯人的家屬也不能出入。董聞跌足叫苦道：“這倒是我害了他了！”又想到：“他今了身繫獄，並無銀子使用，性命不可保。我須設個法兒，親往獄中看他一看，送些銀子與他做盤費，教他不至吃苦，方好徐商救援之策。只是如何能勾進獄中去？”左思右想，想下一條計來。當晚且回家裡。次日，取白銀一百兩帶在身邊，仍喚李能、孫用隨著，騎馬進城，一逕往見守備衛人豹。原來那時余總兵又出巡在外，留衛人豹在開封府城中鎮守。近因各處有土寇竊發，余總兵傳喚標下中軍官統率兵馬來前剿寇。目下正值軍官統兵出城，董聞借此為由，來見衛人豹。只說：“敝居在鄉村，今兵丁過往，恐有騷擾，乞付令箭一枝，前去彈壓。俟兵過後，即當交還。”衛人豹是平日最敬信董聞的，便慨然以令箭相付。董聞騙得令箭到手，便自己扮作軍官模樣，身邊藏了銀子，教李能、孫用一樣扮做軍卒，資著令箭跟隨。等到天色將晚，悄悄地騎著馬，逕望獄門而來。董聞一頭策馬而行，一頭肚裡尋思道：“我此去只好賺入獄中，送些盤費與他，卻救不得他的性命。怎生設個妙法，救得他出獄才好。”正在那裡沉吟算計，忽見一個乞兒，身披破衣，手執破碗，在馬前走過。董聞看那乞兒時，生得身材長大，一部鬍鬚、面龐、形體卻與常奇有幾分相像，因陡然心生一計，即勒住馬，喚那乞兒來問道：“我看你這人，全不像個乞兒。莫非是歹人，假扮來做甚勾當麼？”那乞兒忙告道：“小的實是乞兒，並非歹人。”董聞道：“聽你聲口，又是別處人，一發可疑。”乞兒道：“小的是山東人，來此做客。因消折了本錢，回鄉不得。沒奈何，只得在此求乞。”董聞道：“原來如此。我說你不像乞兒。”因問道：“你既不能

勾回鄉，何不依傍著個人度日，卻甘為乞丐？我今正少一個親隨伴當。你若肯隨了我，不強似求乞麼？”那乞兒聽了，沉吟未應。董聞又道：“你若幾兩銀子身價，停會兒回家去與你。我今奉憲差往獄中查看一個犯人，你可便隨我去走走。”那乞兒卻又作怪，聽說要他隨往獄中，便欣然道：“小的願隨著爺到獄裡邊去看看。只是身上襤褸，不像模樣。”董聞道：“這不難。”便叫李能脫下身上衣帽來與乞兒穿戴了，打發李能先回去，只教孫用與乞兒一同跟隨。乞兒問道：“爺要去查看那一個犯人？”董聞道：“是新解到的重犯常鬍子。”乞兒聽說，一發欣欣然的隨著走。董聞行不多幾步，只推要解手，跳下馬來，教乞兒看了馬，自己卻喚孫用同到一個小巷裡，教他脫下衣帽，董聞把來捲好，藏在身邊，也打發他先回。然後獨自轉來，上了馬，只帶乞兒做伴。乞兒問道：“那位大叔何處去了？”董聞道：“獄中多帶不得人進去，我已打發他先回，只你一個隨去罷。”乞兒更不疑惑。

董聞拿著令箭，奔到獄門前。此時天已將暮。董聞大呼開門，守門的獄卒驚問何人，董聞道：“我奉守備衛爺令箭，差來查看監獄，快開門！”獄卒曉得各武官都奉撫院憲諭，防緝獄犯，今見了守備的令箭，不敢怠慢，忙開獄門，讓董聞進去。董聞帶著那假伴當走入獄中，問道：“獄官何在？”獄卒道：“方才堂上大爺傳去分付什麼說話了，不在這裡。”董聞道：“新入獄的重犯常鬍子在那裡？”獄卒道：“在後北監。”董聞道：“守備爺奉都老爺審諭，有機密話要問他，特著我來審問，要取他親筆供狀回復。你快引我去見他，並寬了他的鎖鈕，等他好寫字。”獄卒信以為真，便引到後監一個門首，開了門，向內指道：“常鬍子在這屋裡邊。爺自進去問他。”董聞分付伴當只在這門首等候，自己走進屋裡，獄卒也隨後而入，把常奇的鎖鈕都寬了。董聞教快取紙筆來，獄卒忙將紙筆取到。董聞道：“你且迴避。”獄卒應了一聲，自往獄門上看守去了。董聞與常奇附耳低言了幾句。常奇是心靈手快的人，早已會意，便假意低著頭寫字。轉眼間，天色已暮，那屋裡已黑洞洞地。董聞忙取出身邊藏下的衣帽來。常奇裝扮停當。兩個一齊走出屋裡，董聞低低分付那乞兒道：“你且在此等一等，待我帶他到獄卒那裡說了句話，便來同你出去。”乞兒不知是計，依言等候。董聞背了乞兒，便把手中令箭付常奇拿了，假充伴當，隨至獄門。天已昏黑，董聞分付獄卒道：“我去了。你們好生看守獄犯。”獄卒見他來時是一主一僕，去時原是一主一僕，跟進來的是個鬍鬚伴當，跟出去的原是鬍鬚伴當，況當昏暮之際，那裡辨得仔細，竟讓他大落落的走出獄門去了。二人出得獄門，董聞上了馬，常奇隨著，飛奔至城門首。城門已閉，董聞對守門的軍士說道：“我奉守備衛爺令箭去催趕剿寇軍馬的，快開城門，放我出城。”軍士見有令箭，連忙把城門開了，放二人出去。二人賺出了城，奔至僻靜處，喘息甫定，常奇深謝救援之德。董聞取出身邊所帶白金相贈，囑咐道：“兄長幸脫大難，前途保重。小弟不得停留，即時奉別，後會有期。”說罷，大家下了一拜，灑淚分手。董聞上馬加鞭，奔回家中。次早，原把令箭在左近村坊傳了一遍，恰好衛守備親自出城催趕軍馬，董聞正與相遇，便交令箭交還。這件事做得混然無跡。正是：

只為朋友情深，桃僵權使李代。
一時換月移雲，乞兒只得休怪。

話分兩頭。且說那乞兒在後監門首呆等了半晌，不見董聞來同他出去，卻見獄卒拿著燈走來喝道：“你這囚犯，還不原進後監屋裡去，站在此做甚？”一頭說，一頭便要推他進去上刑具。乞兒喊道：“我不是囚犯，我是差官的伴當。”獄卒了聽說，吃了一驚，忙把燈細照，見那賊的鬍子，果然不是常奇了。一時驚慌無措，把乞兒拿住，直扭到獄官堂上。恰值獄官從府堂上回來。獄卒稟說被假常鬍子來換了真常鬍子去，獄官大驚道：“方才太爺特傳我去面諭，說各處土寇竊發，現今調兵出征，恐有歹人乘機作姦，一應獄犯須要謹防，不可疏虞。才如此分付下來，怎的一個重犯，卻被他逃走了？”因喝問乞兒：“你是常奇何人？輒敢大膽來換？”乞兒叫屈道：“我本是個乞兒，那曉其中緣故？”遂將適間路遇差官，收為伴當、隨進獄中的話細細稟述。獄官道：“那差官是假的，難道守備的令箭也是假的？”獄卒道：“令箭明明是真的，我們如今只去稟了守備爺，要在他身上查緝。”獄官道：“胡說！如今差官與令箭都不在了，沒甚憑據，怎好坐在他身上去？這都是你不小心。本該把你解官處死，今幸有乞兒在此抵罪，我只具文申報罷了。”於是連夜備起文書來。文書中竟說有不識姓名乞兒，係監犯常奇黨羽，勾結同伙，假扮差官主僕，賺入獄中。本犯因與乞兒面貌相似，當被脫換逃去。現留乞兒在獄等情。次日，申報府堂。本府據來文轉申撫院。憲批：“仰府責治獄官、獄卒，以儆疏虞。一面緝捕逃犯，一面將乞兒監禁抵罪。”那乞兒有屈無伸，仰天歎道：“常鬍子，你去了也罷，只是那假差官何苦害我得不明不白？”說罷大哭。合監的人都曉得他冤枉，卻沒奈何，只得束手待死。

忽一日，撫院行文下來，提乞兒到台下去親審。列家的家屬，又具呈稟稱乞兒係常奇一黨，乞即正法。乞兒嚇得面如土色，料道此番必無生理。不想撫院鞠問之下，全無怒容，乞兒哭訴冤枉，細稟前情。撫院點頭道：“本院詳情察理，其中自然有冤屈。”乞兒叩頭，哀懇超生。那列家的家屬，還手執呈詞，在傍折辨。撫院卻提起朱筆來，在他呈詞後面批道：

乞兒若果係常奇黨羽，何不一並設謀免脫，乃獨徘徊囹圄，以待拘執耶？此必因貌與奇類，故為奇黨誘到入獄，以李代桃耳。無辜被陷，理合釋放。其逃犯仰府嚴緝，務獲繳。

撫院批訖，即喝令將乞兒劈開刑具，當堂釋放。乞兒得了性命，叩謝而去。正是：

從今脫去金鈎去，擺尾搖頭再不來。

看官，你道撫院為何便把乞兒放了？原來這是董聞弄的手腳。董聞因乞兒陷獄抵罪，想道：“我要救常兄，卻怎教無辜替死？”心上正不安，恰遇徐世子的船到了。董聞備了禮物，到舟中拜會，少盡地主之情。世子設席舟中留款。飲酒間，董聞說起常奇之事，世子道：“我也常聽得先生說，那姓常的是個異人。如今逃出獄去，恐沒處拿他了，只是苦了那乞兒。”董聞便乘機進言道：“那乞兒真是冤枉！他若果係常奇一黨，何不也逃了去？卻在獄中等捉？官府不察此情，要把他抵罪，如何使得？世子若肯替他說個方便，救此無辜，也是盛德之事。況思這乞丐，所謂施恩于不報，正是人人稱頌的。”世子欣然允諾，次日往拜撫院，便依著董聞言語對撫院說了。撫院首肯道：“世子明鑒，學生所不及。”於是行文提審，一筆批豁。乞兒因得死裡逃生，這豈非前日連累他的是董聞，今日救脫他的也是董聞？正是：

既脫良朋，又釋乞丐。
善巧方便，而不相害。

說話的，董聞雖救了那乞兒，倘官府嚴緝常奇，仍捕獲，如何是好？不知董聞計較已定，料得常奇心靈手快，此番逃去，必有安身之處，決不更遭羅網。果然官府出了幾番廣捕，畫影圖形的拿他，竟拿他不著。你道他畢竟安身何處？原來山東大盜寇尚義，一向敬慕常奇英勇。近聞他犯罪，押解開封府，意欲等他處決之時，設計搶劫他上山。先遣心腹小校叫做習風，往開封府打聽消息。去了多時，不見回報。因再遣一個小校叫做鮑雨，前去探看。鮑雨去不多時，早把常奇請到山寨。寇尚義十分驚喜，正不知鮑雨從何處接著。卻原來常奇與董聞別後，自料無處安身，忽然想起董聞昔日曾說，山東有姓桓、姓陸兩家飯店，是寇尚義山寨中人開下的，遂星日前往桓家店中，對店主人說出姓名，要他引到山寨授托入伙。恰好鮑雨也到桓家店裡來，見了常奇，備述寨主相慕之意。為此，常奇遂同鮑雨上山，與寇尚義相見。當下備述前事，寇尚義大喜。與常奇交拜定盟，殺牛宰馬，大排筵宴。寇尚義讓

常奇坐了第一把交椅，因大家說起昔年暗損弓弦、抽鬚接續之事，彼此稱歎，撫掌歡笑。正是：

今朝是弟兄，昔日為仇敵。
英雄惜英雄，不打不相識。

常奇即做了山寨之主，便對寇尚義說到：“我蒙董家兄弟將我救出，大恩必報。只是路上那個乞兒，教他陷入獄中替死，卻是無辜。我們江湖上做好漢的，怎生連累平人？如今須要設法救他出來，才見我們的義氣。”寇尚義道：“說得是！小弟曾先遣小校習風去打聽消息，不見回音。待他來時，再作道理。”正說話間，忽報習風到了。寇尚義忙教喚上山來。只見那習風奔進寨中，哭拜于地，說道：“險些兒不得回來與大王相見。”寇尚義驚問其故。原來前日那鬚子乞兒不是別人，就是習風。他到開封府城中扮做乞兒，只在監門左近求乞，以便探聽常奇消息。不想正著了董聞的騙局。怪道前日聽說要他做伴僮，沉吟不應；說要到獄中看常奇，便欣然願從。只因鬚鬚極象，幾乎送了一命。正是：

乞兒豈有長鬚漢，鬚子原非叫化頭。

當下習風細述緣由，因問：“常爺怎的先在這裡了？”常奇也把前因說知。習風方曉得那假差官是董聞。常奇道：“前日替我的，不想就是你。我今正在此打算，要救你出來。天幸已得放回，只不知官府為何便肯放你？”習風道：“聞說是徐國公的世子講了情，故得釋放。”常奇點頭道：“這原是董家兄弟的神通。他便與徐世子相知。若不是他指點，怎肯無端替你講情？我道董家兄弟是個有智謀、有氣意的人，決不連累無辜的。”寇尚義道：“常兄若沒習風相替，怎能逃得性命？習風是個有功之人了。”因對常奇說，便教他坐了第三把交椅。當時有篇口號傳口為笑：

鬚子有三人，常奇居其一。只因一個鬚子受連遭，致使兩個鬚子不安適。光下額不惹是非，鬚鬚漢每遭困厄。一個搶差的鬚子，不過吃了巴掌兩下；一個糊換的鬚子，幾乎喪了身軀七尺。一個差役不是犯人，軍牢果然搶錯了；一個乞兒正是奸細，罪罰原可代償得。一個真差遇真軍、搶真犯，千真萬真各不差；一個假巧逢假官、充假僕，一假再假都是賊。一個明明見船邊的軍健，並不曉得他姓王；一個暗暗騙馬上的差官，初不說出我姓習。一個畏國公府裡的家丁，不敢追求；一個疑守備營中的令箭，殊難猜測。一個店內被拿的鬚子，把店外解手的鬚子，登時送入牢中；一個寨前放歸的鬚子，虧寨裡新來的鬚子，儼然升在座側。一個鬚子做了鬚子的活冤家，一個鬚子做了鬚子的好相識。至今酒店左右，光光的不見一個烏將軍。倒是山寨中間，雙雙的坐著兩個叫鬚客。

且不說常奇自在山東落草。且說董聞與徐世子盤桓了好幾日，恰值余總兵剿寇回來，與世子會著，中表敘闊，相見極歡，又飲宴了幾日，世子方才別去。臨行又以幾百金贈與董聞，又約董聞得暇可至白門一游。兩下珍重而別。董聞在家，過了兩三個月，忽聞新選開封府的理刑推官，是董聞廷試的同年。只因這一個人來，有分教：兩賢相遇，君子之交談如；一衲忽聞，舊日之恩將報。正不知此人是誰，且聽下卷分解。